

赵韫颖 著

这是一个母亲怎样把她犯罪逃跑的儿子

追回来自首的故事

一个孽子怎样给生他的人、养他的人、爱他的人

带来不应有的伤害和磨难

一个母亲面对一个违法的孩子怎样来表述她的爱，

怎样选择她的行动

每一个人都拥有母亲，每一个母亲都有孩子

这是整个人类都面对的人物关系——血缘关系

所有的国家、民族无一例外

老娘泪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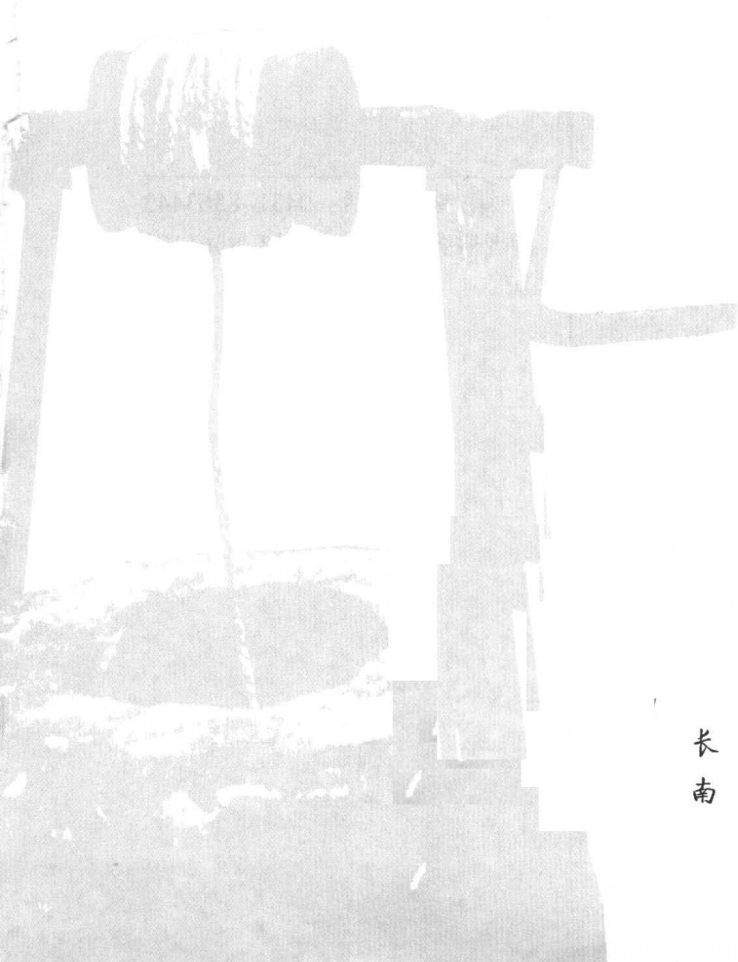
央视一套黄金档热播电视剧原著小说

长春出版社
南方出版社

赵韞颖 著

老娘泪

央视一套黄金档热播电视剧原著小说



长 春 出 版 社
南 方 出 版 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老娘泪/赵韞颖著. —长春: 长春出版社, 2006.3
ISBN 7-5445-0129-9

I. 老... II. 赵...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021115 号

老 娘 泪

著 者: 赵韞颖

责任编辑: 赵宇鹤

封面设计: 王国擎

版式设计: 王国擎

出版发行: 长春出版社

总 编 室 电 话: 0431-8563443

发行部电话: 0431-8561180

读者服务部电话: 0431-8561177

地 址: 吉林省长春市建设街 1377 号

邮 编: 130061

网 址: <http://www.cccbs.net>

印 刷: 吉林省吉育印业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16 开本 787×1092 毫米

字 数: 350 千字

印 张: 21.5

版 次: 2006 年 5 月第 1 版 200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7-5445-0129-9

定 价: 28.00 元

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

目 录

第 1 章
001

第 2 章
019

第 3 章
037

第 4 章
055

第 5 章
074

第 6 章
091

第 7 章
107

第 8 章
124

第 9 章
141

第 10 章
159

目录

第 11 章
174

第 12 章
191

第 13 章
208

第 14 章
223

第 15 章
240

第 16 章
257

第 17 章
274

第 18 章
289

第 19 章
305

第 20 章
322

这是一个春光融融的日子。

故事就是从这个日子开始的。

早晨的雾好大,有些迷迷蒙蒙,太阳升起来了,世界蓦地有了一个方向。晨雾优雅地隐进风里,这座美丽的城市立刻变得清清爽爽。

一条从大街上拐下来的小路,路两边挺阔的白杨守护着小路的清净与安宁。

小路的尽头是一座山一样雄伟的大厦,是银行。

一辆黑色奥迪车从小路上慢慢驶来,阳光从树叶间漏下,斑斑驳驳地洒在车上。

黑色奥迪车在银行大厦前宽阔的停车场停下,从车上下来一个三十多岁的年轻人,他走出几步,头也不回,潇洒地一甩手,锁上了车门。

他快步向大厦走去,笔挺的鼻梁、笔挺的发型、笔挺的西装,处处挥洒着春风得意。

年轻人刚刚从银行大厦门厅旋转的玻璃门进来,就听旁边的沙发座上有人叫他:“雨来。”

程雨来寻声望去,迎面走来了一个人。

程雨来高兴地说:“孙立!”他忙上前握住孙立的手,“我说孙老板,你找我肯定有事。”说着凑近孙立耳朵,“买卖赔了?”

孙立一脸正色：“我做买卖什么时候赔过？”说着凑近程雨来耳旁，“和我做买卖的人什么时候挣过？”

程雨来望着孙立那一脸鬼笑：“孙立，咱们班 42 个同学全算上，你最长脑子。”

孙立：“所以你敢给我拿钱办厂……”

程雨来举起两个手指示意，孙立马上打住了话头。

程雨来：“走，上楼，到我办公室坐坐。我昨天才从外地回来，有几个事儿我到处里安排一下，然后咱们找个地方好好聊聊。”

孙立：“我可没工夫陪你潇洒，我得马上去机场了。我回去了。”

程雨来：“不对吧，大老远来了，就看我一眼？”

孙立：“对，到这儿来了，再忙我也得看你一眼，看看你，我放心。”

程雨来笑了：“过一段我可能会去珠海，到时候，我去看你。”

孙立一边往门外走一边说：“你和我说过这句话。”他们走出旋转玻璃门，孙立又道：“我知道你昨天就是从珠海回来的。”说着大步向前走去。

程雨来一愣，追了过去：“你去过我办公室了？”



孙立站住脚：“雨来，在我最困难的时候，你冒那么大的风险帮我的忙……当时我万一砸了，你就惨了。”

“怎么会呢？”程雨来底气十足地，“我告诉你，一分胆量一分财，十分胆量筑金台。”他笑着拍拍孙立的肩膀，“我就这辈子不见你，你也是我最好的朋友，上车吧。”

孙立：“哎，雨来，咱们上届有个叫周云的，你有印象吗？”

程雨来：“我知道，毕业的时候回黑龙江了，听说她在银行干得不错。”

孙立：“她出事儿了。”

程雨来：“怎么了？”

孙立：“贪污。”

程雨来：“事大吗？”

孙立：“这些。”他说着做了一个手势。

程雨来：“600万。”

孙立：“她要有那么大的胆量就得上断头台了！60万。”

程雨来：“哦，你不会就是为这事来看我的吧？”

孙立一脸严肃：“雨来，一分胆量一分险，十分胆量上西天。”

程雨来：“你放心，我知道该怎么做。”

孙立掏出一个纸条递给程雨来：“如果你遇到了十万火急的事儿，给我挂这个电话，平时千万别用。”

程雨来愣了一下，接过纸条笑了：“整得像特工似的。”

孙立仍是一脸正色：“这个号码只有你一个人知道。记到脑子里，把纸条处理了。”

看着孙立，程雨来似乎被他感染了，也严肃起来：“真诚地说声谢谢，但是，我恐怕永远不会用这个号码，这可能有些让你失望。”

孙立：“这样最好。”说着上了车，又从车窗里探出头：“以后再到珠海，最好别让我知道。”说着打着了火。

程雨来赔罪似的笑了：“下次到珠海，一定去看你。”说着举起了手中的小纸条向孙立致意。

孙立走了，程雨来目送着轿车消失在林荫道里，他低头打开纸条，认真地看着……

大山的怀中深深地搂着一个几十户人家的小村落。去后山的一条毛毛道像条细麻绳一样系在森林里,村前有条路,可以走牛车,拉庄稼,这是村里走出大青沟的唯一的一条路,可走不出三里地,便被一条大河拦住了,河上有一座吊桥,村里人从这吊桥走过去,就可以奔榆树川赶集了。

山太悠远,大青沟就那样古朴,古朴得有些简陋。

大青沟后山上那条像麻绳一样系在森林里的毛毛道上,一条黄色的大狗跑过来。

在程大娘家参园子边,黄狗停了一下,叫了两声,便向参棚子扑去,在草木深处拽出一条腿来。黄狗叫了两声,又往外拽,硬把一个四十多岁的山里汉子拽了出来。

“别闹,老笨,我干活儿呢。”山里汉子一手拿着小铲,一手握着一把草,他感觉到狗叫得有些异常,警觉地向四周看看。

黄狗老笨过来咬着山里汉子的裤子拽他走。

山里汉子:“真有事儿咋的?”

老笨边跑边回头叫着,招呼着山里汉子。

山里汉子忙跟着老笨向山下跑去。

程大娘家,三间瓦房,板障子夹出挺大个院套,前后园子里种着青菜,两棵樱桃树,鸡窝、猪圈、牛棚……窗台下放着大酱缸,院子中间有个高高的杆子,拴着一只羊。

山里汉子跟着黄狗老笨呼哧气喘地跑进了院儿,大声问道:“娘,有事儿呀?”

“雨林子,”雨林媳妇从屋里出来,“咱娘病了。”

程雨林:“啥病?早起还好好的呢。”边说着边大步进了屋。

程大娘家,是个普通的农户人家,比较显眼的就是一台彩电和墙上程雨来的照片,是在美国的白宫前照的。

程大娘蜷在炕上,用手捂着肚子,疼得一头汗。

程雨林进屋,见程大娘疼成这样立刻慌了:“娘,你这是咋啦?”

程大娘皱着眉头:“一会儿就好了,没事儿。”说着脸疼得变了形。

程雨林急了:“娘,你吃药了吗?”

雨林媳妇：“挨排儿吃了三样儿药，吃半天了，这越疼越大发。刚才还吐了。我让立春找大夫去了。”

程雨林：“娘，咱上医院吧？”

程大娘不理他。

程雨林：“娘，这么疼不行啊。”

程大娘没好气儿地说：“有啥不行的？也不是头一回疼了，还能疼死咋的？我这没你事儿，该干啥干啥去。”

程雨林正急得乱转的时候，卫生院的李大夫来了。

程雨林像见了救星似的：“李大夫，你快看我娘这是咋了？早晨起来还好好的。”

李大夫给程大娘检查，他按着程大娘的肚子：“除了这疼还哪疼？”

程大娘：“后背，就这儿。”

李大夫：“什么时候开始疼的？”

程大娘：“昨晚疼了一宿，我吃了点儿药，傍天亮的时候，迷糊了一觉，睡醒了，觉得好点儿了。这说疼又疼起来了，越疼越不让劲儿了。”她说有些上气不接下气儿。

雨林媳妇接口道：“刚才吐了两起儿。”

李大夫：“程大娘，你可能是急性胆囊炎，你得马上去县医院，别耽误了。要穿孔就有生命危险了。”

“啥热闹事呀？”说话间来了个五十来岁的农村妇女，她姓蓝，外号蓝大布衫。她高门大嗓地说：“一早晨就听你家老笨没好动静地叫，”说话间进了屋，“呀！”

程雨林对蓝大布衫说：“我娘病了，我这就套车去，拉我娘上县。那啥，”回头对媳妇说，“赶紧给娘拾掇东西。”说着忙出了屋。

蓝大布衫：“这是大事儿，我得麻溜找村长去。”说着就往外走。

“大布衫儿，”程大娘叫住她，“你可别吵吵得全屯子都知道，让大伙儿都跟着操心。李大夫给打上针，我再挺挺试试。”

这时院子里进来了许多乡亲，领头的是村长。

蓝大布衫：“大娘，你瞅瞅，不吵吵也都来了，村长也来了。”

雨林媳妇走上前：“娘，换身干净衣服吧。”

村长和乡亲们都涌进屋里。见程大娘病得很重，村长着急地说：

“还磨蹭啥呀？赶紧上县。”大伙七手八脚地帮着忙活。

村长和乡亲们在吊桥头停住了。程雨林、程雨生几个小伙子抬程大娘过桥。

黄狗老笨在后面紧跟着，被程雨林一脚踹了回去。

远远望去，程大娘在桥那头上了一辆马车。老婶急急忙忙跑来了：“雨林媳妇，嫂子得了啥病？”

雨林媳妇泪眼汪汪地说：“老婶，李大夫说是胆囊炎。”

老婶不放心地望着对岸：“轻来轻去的病拿不倒你婆婆。”

雨林媳妇：“老婶你别急，刚才你家雨生回村，在道上碰上了，也跟着去了。”

程雨来办公室门口，高速公路负责人等紧紧握住程雨来的手：“程处长，非常感谢，今天幸亏你出面，要不然谈不到这个程度。”

程雨来笑了笑：“你别客气，这也是我们的工作。好了，我不送，慢走啊。”

程雨来的办公室，宽敞、明亮、现代化办公设备一应俱全。程雨来刚进屋，电话就响了。他快步上前接起：“喂，嚯，魏总，在哪呢？芝加哥，考察……好，怎么还非得听听我的意见呢？……那好，我直说，要我说，你放弃这个项目，咱们这儿天太冷，搞这种游乐项目，三个月砍柴，九个月磨刀……培育起市场得五年，拖垮了你正好给别人垫背……”

这时，有人敲门。

“请进。”程雨来又接着说电话，“这样吧，魏总，等你回来咱们再讨论，好，再见。”

进来的是业务员董智，他递上几份文件：“程处长，润保集团的120万已经到账了。”

程雨来：“董智，”他一边看文件一边从桌子抽屉里拿出一个手饰盒，“这个给你。”

董智接手饰盒笑了：“处长，你搞错了吧？这是女人的玩意儿。”

程雨来头也不抬地看着文件：“没错，送给你的女人。”

董智：“我连个女朋友还没有呢。”

程雨来：“这事比做账还难吗？”他抬起头，“先留着吧，过几天，我帮你物色一个。告诉你，我看女孩挺准的。”

董智一脸苦笑：“算了吧，看得准你还娶个猴儿拉厉害的媳妇。”

程雨来：“那是我偶然一次失误。”

说完两个人都笑了。

董智：“哟，对了，崔行长刚才来电话找你，你正和亚行的代表罗斯先生谈话呢。他让你回个电话。”

程雨来按下号码：“喂，崔行长……好。”他放下电话，对董智说：“我去崔行长那一下，对了，润保集团这120万先别入账。”

董智有些紧张：“处长，你还要干什么？”

程雨来：“得准备点儿钱应急呀。”

董智：“神龙什么时候能平账？”

程雨来：“我催过他们两回了。董智，用这120万先把……算了，我好好想想再说。”

崔行长正坐在办公桌前打电话，程雨来敲门进来了。

崔行长放下电话：“坐吧。”

程雨来坐到崔行长的对面。

崔行长看着程雨来：“你当信贷处处长几年了？”

程雨来：“五年了。”

崔行长：“感觉怎么样？”

程雨来：“说实话，头两年真是硬着头皮干，这几年一年比一年顺，比较适应了。”

崔行长：“程雨来，五年前，我把你放到这个位置上的时候，我就知道你得硬着头皮干几年，但是我更知道你硬着头皮能干出来。你起点高、悟性好、脑子快、敢决策，信贷处我这两年过问得不多，因为我对你的业务能力信得过。”

程雨来：“我的工作距领导的要求还差得很远，但是只要行长信得过我，我就要对行长负责，加倍努力，今年的信贷处应该是个大年。”他自信地笑道。

崔行长：“程雨来，你在信贷处的工作就先告一段落。”

程雨来一愣：“什么意思？”

崔行长：“经我们银行研究，上级领导批准，你不再担任信贷处处长。你来做我的行长助理。”



程雨来未加思考地说：“那不行。”

崔行长：“这是组织对你的信任，对你的培养。程雨来，机会不是每个人都有的，也不会永远等着你。”

程雨来：“崔行长，我不想当行长助理，真的，做这样的决定，应该征求一下我本人的意见。”

崔行长：“舍不得你的信贷处是吧？自己种树，别人摘桃。”

程雨来：“也不是，其实我们信贷处也有许多待解决的问题，我也很多工作中的失误，再有两年时间，我在完善信贷处工作的同时，也会完善我自己，到那个时候，再来给您当助理，可能会比较合适。”

崔行长：“现在工作需要，我没有时间等你两年。”

程雨来：“我还是愿意在一线做点具体工作，我不愿意在上面指手画脚，这不符合我个人的性格。”

崔行长：“指手画脚怎么了？没有人在上面指手画脚，下面听谁的？”他说着神情严肃起来，“这是组织决定，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。一周之内，完成信贷处的交接工作，包括离任审计，然后你马上到任，我这还一大堆事等着你呢。”

程雨来：“你让我把工作交给谁？”

崔行长：“总行下派挂职的，三天以后到。”

程雨来皱着眉头，有些发愣，他转身快步走出行长办公室。

县医院门口，程雨林把程大娘扶下车。

程雨生：“大娘，我背你。”

程雨林：“不用，雨生，你替哥把包经管好就行了。我这脑子里乱糟糟的。娘，来。”他说着背起娘向医院走去。

银行大厦停车场，程雨来坐在车里打电话没人接。他有些急，又挂，还是没人接，他再打，电话通了，程雨来没好气地：“晓薇，你知不知道晓龙在哪儿？……关机了……没人接，我有急事要找他，你再帮我找找，找到他告诉他马上见我，有事！”他啪地关了手机。

程雨来驾车刷地冲出银行大院。

县医院急诊室里，大夫正在给程大娘检查，他刷刷开了几张单子，

递给程雨林。

程雨林：“大夫，我娘到底啥病？”

大夫：“现在还不能确诊，先做几项检查，看看结果。”

程雨林：“大夫，我们乡卫生院李大夫说怕是胆囊炎。”

大夫：“症状像。”

程雨林：“大夫，这是不是得住院？”

大夫：“先做检查，然后让病人到观察室休息，等结果出来再说。”

县医院走廊里，程立强和满枝匆匆赶来，正遇上程雨林背着程大娘过来，程雨生拎着大包小包。

程立强忙上前：“奶，奶奶，你怎么啦？”

程大娘睁开眼，忍着痛：“奶没事儿。”

程立强：“奶，来，我背你。”

满枝上前帮程雨生拿着东西。

神龙大酒店大堂，酒店规模不大，但档次很高。

程雨来从车上下来，急匆匆走进酒店。

程雨来问门口的大堂副理：“汪经理在吗？”

大堂副理：“请问先生您找他有什么事？”

程雨来不耐烦地说：“你给我找人就是了。”

大堂副理：“对不起，汪经理正在开会。”

程雨来理也不理他，径自上了电梯。

神龙酒店房间，汪晓龙搂着陶娜在沙发上神魂颠倒。

程雨来突然推门进来。

陶娜“呀”地惊叫一声。

汪晓龙回头见是程雨来，忙从陶娜身上爬起来，尴尬地整理着衣服：“姐夫来啦。”

程雨来一屁股坐到沙发上，不客气地对陶娜说：“你，出去！”

陶娜灰溜溜地出去了。

汪晓龙见程雨来表情严肃，说：“姐夫，怎么啦？”

程雨来：“晓龙，出事了。刚才我们银行崔行长找我谈话，提我做行

长助理,要我在一周之内把信贷处的工作交接完毕,而且我必须马上接受离任审计。”

“我操!”汪晓龙的眼珠子一瞪,“这不得露吗?姐夫,你千万别去当那个什么鸟助理。”

程雨来:“这次人事变动如果是正常的工作需要,我还有一周的时间可操作;如果是发现了我的什么问题,我一天的时间都没有了。”

汪晓龙:“那你看是哪种?”

程雨来:“目前还看不出怀疑我的迹象,所以在一周之内,我们必须把这个大窟窿堵上。”

汪晓龙:“那么多钱,上哪儿弄去呀?”

程雨来:“现在唯一的办法是把神龙酒店抵押给建行,拿钱平账。”

汪晓龙:“姐夫,你能不能想想别的办法,你可以和那些银行、企业的朋友借点钱。”

程雨来摇摇头:“不行,一个是我一下子弄不来那么多钱,另外,神龙这笔账,早该平了。”

汪晓龙:“姐夫,就是抵押神龙,一周之内也换不出钱来呀!”

程雨来:“我有朋友在那,让他们尽快办,我再想办法拖一拖,让董智给我挡一挡,所有的账都是他做的,这样我应该能争取出这个时间。”这时手机响了,他拿出一看,忙接听:“喂,我是程雨来,啊,大哥,什么事?咱娘病了,怎么了……啊……啊……好了,大哥,你把咱娘照顾好就行了,所有的事情我来办。”他说着在手机里调出一个电话号码:“喂,张县长吗?我是程雨来,您好!我有个急事儿请你帮忙,我娘病了,在咱们县医院呢。医生说是胆囊炎,需要做手术。张县长,如果有可能,最好能让我娘到我这来做手术,这边做胆囊炎手术技术先进,对人体伤害小……嗯……好……张县长,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,那我等你电话。另外,张县长,如果我娘来不了,你通知我,我再想办法。”他放下电话,急得在屋里走来走去。

程雨来叫汪晓龙:“行了,你赶紧去找黄老板,把神龙酒店所有的手续都给我,我去建行。”

汪晓龙站着不动。

程雨来急了:“你快点呀!”

汪晓龙吞吞吐吐地说:“姐夫,有个情况还没来得及告诉你,这个神

龙酒店其实,其实已经抵押给建行了。”

“什么?”程雨来的脑袋嗡地一下,“钱呢?”

汪晓龙:“投到龙凤花园了。”

程雨来:“你们什么时候干的?”

汪晓龙:“六个月以前,这事儿我和你说说过一回,你坚决不同意这么做,我也再没问你。当时,我觉得不做太可惜了,几千万的利润哪。”

程雨来:“你手里现在还有多少?”

汪晓龙迟疑了一下:“……没有了,都投进去了。”

程雨来气得浑身发抖:“汪晓龙,你狗胆包天,这么大个事儿敢瞒着我,我不让你抵押神龙,防的就是今天!”

汪晓龙:“姐夫,你再想想别的办法吧。”

“去你妈的!”程雨来暴跳如雷,他一字一句地说,“汪晓龙,你他妈的就等着和我一起上断头台吧。”

程雨来在楼外一僻静处打电话:“黄老板,我们是有协议的!你擅自将酒店抵押出去,无疑将我置于死地。”

黄老板在电话里说:“程先生,很抱歉。给您添了这么大的麻烦,真是没想到。您有没有什么办法再撑一下,半年以后我们的利润可以五五分成。”

程雨来:“办法只有一个,出让龙凤花园。”

县医院观察室,程大娘已经打上了吊瓶,程雨林、程雨生、程立强、满枝守在一边。程大娘依然疼痛不止。

程雨林:“娘,你喝口水吧?”

程大娘眉头拧成了个劲儿,她闭着眼,不耐烦地一摆手。

程立强用毛巾给奶奶擦擦汗:“奶奶,你别急,大夫说这种药止痛效果挺好。再有个十分八分的,药劲儿就上来了。”他握着奶奶的手,心痛地看着奶奶。

这时,门开了,大夫领进来了一帮人。

大夫:“程大娘,张县长看你来了。”

程大娘睁开眼一愣。她要起身,被张县长按住了。

张县长:“大娘,别动。”